

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  
建院三十周年  
学术论文集



A Collection of Academic Papers: Dedicated to the 30<sup>th</sup>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CASS

# 民族学与人类学 研究所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编



方志出版社

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  
建院三十周年  
学术论文集



A Collection of Academic Papers: Dedicated to the 30<sup>th</sup>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CASS

民族学与人类学  
研究所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编

 方志出版社

· 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三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卷

---

编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陈海力

---

出版者：方志出版社

(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5号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大楼12层)

邮编 100732

网址 <http://www.fzph.org>

发行：方志出版社出版发行部

(010) 85195814 85196281

经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法律顾问：北京市京诚律师事务所

排版：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刷：北京通州丽源印刷厂

---

开本：787 × 1092 1/16

印张：20.75

字数：356千

版次：2007年4月第1版 2007年4月第1次印刷

---

ISBN 978 - 7 - 80238 - 068 - 4/C · 5

定价：48.00元

---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 前 言

值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 30 周年大庆之际，我所选编了这部论文集以示纪念和庆祝。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是本院建所最早的研究所之一，经历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时期，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下不断发展。本研究所自 1958 年建立并于 1962 年与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合并，就具备了多学科、综合性的特点，并在科学研究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工作、民族政治学和民族法制，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少数民族历史、语言（描写、计算、实验等）、文化、社会生活，国内外民族问题，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包括影视人类学、民族地图学）等基本的学科布局和专业设置。同时，在蒙古学、藏学、突厥学、西夏学、少数民族古籍文献和古文字、海外华人与国际移民等方面也形成了以院级研究中心、全国性学会的学科依托。这种多学科、综合性的特点，是本所学术发展的基本优势，也是与其他学科交流合作的重要条件。

这部论文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本所多学科、综合性的特点，但是，尚不能够反映研究所在学科设置和专业方向方面的多样性。本论文集主要反映了民族理论、民族历史、民族学和民族语言学科的部分成果。鉴于论文集的篇幅限制和时间要求，我们在进行编辑工作和论文遴选时采取了简单易行的方法，即将本所主办的《民族研究》、《民族语文》、《世界民族》三份学术刊物近 5 年来刊载的，以本所研究员为主的学术论文作为入选对象。因此，本论文集所收录的论文，并不能全面代表本所学术论文的最高水准，但是却反映了这一时段内本所部分高级研究人员在所内刊物发表的成果。

30年来，我院在党和国家的关怀支持下不断发展，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特别是在党中央作出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决定以来，随着我院科研体制改革的深化，我院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发挥党和国家思想库、智囊团的功能方面，在关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方面，在推进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在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院党组的领导下，本所的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学术阵地建设也取得了相应的发展，这部论文集作为所办刊物中本所研究人员的部分成果虽然单薄，但是它体现了全所职工对我院“三十而立”的庆贺，反映了全所职工对我院蒸蒸日上的祝福！

谨此祝贺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三十周年！

郝时远

2007年1月15日

# 目 录

前 言 .....	郝时远 ( 1 )
-----------	-----------

## 民族理论与现实问题

民族认同危机还是民族主义宣示？

——亨廷顿《我们是谁》一书中的族际政治理论困境 .....	郝时远 ( 1 )
-------------------------------	-----------

自治与共治：民族政治理论新思考 .....	朱 伦 ( 30 )
-----------------------	------------

族性及族性张扬

——当代世界民族现象和民族过程试解 .....	王希恩 ( 57 )
-------------------------	------------

全球化和地区民族主义：双向运动的内在联系 .....	王建城 ( 76 )
----------------------------	------------

## 民 族 史

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辨 .....	郝时远 ( 89 )
--------------------	------------

天地会在壮族地区的传播和发展 .....	方素梅 ( 104 )
----------------------	-------------

辽金官制与契丹语 .....	孙伯君 ( 119 )
----------------	-------------

1727 ~ 1728 年卫藏战争前后清中央的治藏方策 .....	柳陞祺 ( 132 )
-----------------------------------	-------------

西夏户籍初探

——4 件西夏文草书户籍文书译释研究 .....	史金波 ( 148 )
--------------------------	-------------

许衡、阿合马与元初汉法、回回法之争 .....	罗贤佑 ( 161 )
-------------------------	-------------

## 民族学

- 全球化与中国海外移民 ..... 曾少聪 (175)
- 象征的类型 ..... 何星亮 (190)
- 差序格局：从“乡村版”到“城市版”  
——以迁移者的城市就业为例 ..... 张继焦 (203)

## 民族语言

- 关于女真语研究 ..... 朝克 (217)
- 《突厥语大词典》语言被动态及其被动结构研究 ..... 赵明鸣 (224)
- 藏缅语言元音的上移和下移演化 ..... 江荻 (243)
- 中苏建国初期少数民族文字创制比较 ..... 周庆生 (261)
- 阿尔泰诸语人体部位名称比较 ..... 斯钦朝克图 (277)
- 精母的谐声和拟声 ..... 吴安其 (293)
- 西夏文藏传《般若心经》研究 ..... 聂鸿音 (304)
- 语言接触与语言区域性特征 ..... 黄行 (315)

## 民族认同危机还是民族主义宣示？

——亨廷顿《我们是谁》一书中的族际政治理论困境

郝时远

曾以“文明冲突论”引起世人关注的亨廷顿，在2004年出版了他的新作《我们是谁——对美国民族认同的挑战》（*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以下简称《我们是谁》）<sup>①</sup>。该书一问世，再次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评议蜂起。与亨廷顿其他著作不同的是，这部新作由以往的宏观国际视野转向了美国本土，以多元文化主义政策造成国内所谓“有色人种”对美国“核心文化”的挑战为主题，论说了美国人的“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危机”，进而试图为消除这种危机指明方向、提出对策。该书代表了亨廷顿从政治学视角观察和分析美国族际政治的系统思考。

其实，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已经为这本书的主题留下了伏笔。他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写道：“美国国内的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 and 西方构成了威胁，在国外推行普世主义则对西方和世界构成了威胁。它们都否认西方文化的独特性。全球单一文化论者想把世界变成像美国一样。美国国内的多元文化论者则想把美国变成像世界一样。”<sup>②</sup> 世界是什么样？亨廷顿在其旧作中已经做了描述。美国是什么样？这

---

<sup>①</sup> 该书的中译本名为《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本文将原著中的“national identity”译为“民族认同”，其他引文从中译本，必要时依原著加注原文。

<sup>②</sup> [美] 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368页。



是其新作所要论说的主题。按照亨廷顿的理解，“文明是放大的文化”<sup>①</sup>，那么，亨廷顿的新作可以说是他的世界“文明冲突论”之理论框架的缩小版，即美国本土的“文化冲突论”。前者要回答的是西方文明背景下的“我们是谁”和如何应对挑战，后者要回答的是美国文化背景下的“我们是谁”和怎样应对挑战。

事实上，亨廷顿所关注的这一主题在美国可谓由来已久。1975年，美国学者哈罗德·伊萨克（Harold R. Isaacs）出版了《部落偶像》（*Idols of the Tribe*）<sup>②</sup>一书，在这本被誉为预见性极强的著作中，作者专门讨论了美国的民族认同和多元文化主义问题。作者指出：“只要涉及种族、宗教、起源与文化差异，族群行为在美国与在其他地方并无二致。”<sup>③</sup>为此，他为后人留下了一个疑问：“就理论而言，美国体制所提供的设计，基本上是一个包容的社会与政治架构，容许不同种族与文化按照各自的禀赋与活力存续、发展，而社会所有的原则融入同一个政治与社会体制，全都拥有平等的地位与共同的归属和自尊。此一信条始终是至高无上的。但是，在过去二十五年中所发生的种种事件却动摇了这种信念：此一信条真的能够落实，并因此融合整个社会，建立一个美国族群认同吗？”“美国新多元主义正急于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sup>④</sup>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可谓不乏其例。尤其每当人口普查数据公布之后，就会引发一轮有关美国“棕色化”、“拉美裔化”的危机意识，诸如“人们无可回避地认识到，在若干年内，黑人、讲西班牙语的人和东方人将充塞所有的中心城市，使白人处于少数的地位”<sup>⑤</sup>，等等。冷

① [美] 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4~25页。

② 这部著作的标题在台湾的中文版中被译为《族群》，系因作者所讨论的“部落”包括了有关族类共同体的各种类型，如 race、nation、nationality、ethnic group、tribe、ethnicity 等，作者用“群体”（group）一词作为这些概念的抽象词语，故译者将其统一译为台湾最流行的话语之一——“族群”。

③ [美] 哈罗德·伊萨克著，邓伯宸译：《族群》，台湾，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4年，第6页。时隔30年后，李亦园先生在这部著作的中译本推荐书中写道：“成书迄今，已有一个世代了。但重读此书，既像是在读历史，又像是在读预言。读历史，是伊萨克三十年前所点名的族群冲突点已经一一爆发……读预言，则是伊萨克早已看到一些进行式的和未来式的族群冲突。”为此书做序的白鲁恂（Lucian W. Pye）则以“族群认同的先知”加以赞誉。

④ [美] 哈罗德·伊萨克著，邓伯宸译：《族群》，第282页、第312页。“在过去二十五年中所发生的种种事件”是指二战后美国社会以种族冲突和民权运动为代表的事件。

⑤ [美] 西奥多·怀特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译：《美国的自我探索》，美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处，1984年，第400页。

战结束后，美国在重新运筹全球战略的同时，对其国内的问题也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其中包括对美国的民族认同问题。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布热津斯基的观点：鉴于拉美裔等非白人移民人口的快速增长，“美国从一个由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主宰——和塑造——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全球人种拼凑成的社会，将引起价值观念的深刻变化，并可能使社会凝聚力进一步有所丧失”。他认为“具有潜在分裂作用”的多元文化主义“可能使多民族的美国巴尔干化”，这种状况发展下去，甚至“美国的社会就有面临解体的危险”。<sup>①</sup>因此，亨廷顿在其新作中对有关美国“民族认同危机”的分析和对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批判，只不过是这些由来已久的说法的集大成而已，由此引出的民族主义霸权话语才是该书的要害。

## 一 从世界的“文明冲突”到美国的“文化冲突”

关于亨廷顿的世界范围的“文明冲突论”已为人们所熟知。为了更好地理解他的美国本土的“文化冲突论”，有必要对“两论”及其“冲突模式”的基本要素加以比较和厘清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见表1）。

表 1

世界范围的“文明冲突”		美国本土的“文化冲突”	
文明要素	宗教、语言	文化要素	新教、英语
文 明	多种(7~8种)	文 化	单一的共同文化
西方文明	独一无二的特性	美国文化	西方文明遗产的独特继承者
核心国家	西方文明的核心国家是美国	核心文化	定居者承载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及其政治价值观
认同挑战	非西方文明、文化的本土化,多种文明对西方特别是对西方文明的挑战,西方人口下降	认同挑战	非白人种族、族裔的自我认同,多元文化主义对核心文化的挑战,“有色人种”的人口上升
断层线	不同文明的核心国家、集团之间	断层线	阶级、教派、地区、种族的文化之间

<sup>①</sup> [美]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著，潘嘉玢、刘瑞祥译，朱树颺校：《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25页、第118页、第126页。

续表 1

世界范围的“文明冲突”		美国本土的“文化冲突”	
原 因	西方普世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霸权作用	原 因	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解构作用
前 途	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	前 途	意识形态的美国,两种文化的美国,白人排他主义的美国,再次充满活力的美国,或上述要素的组合及其他可能性
责 任	保存、维护和复兴西方文明独一无二的特点是美国的责任	责 任	保持并加强美国自建国以来所独具的素质
对 策	加强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的一体化;北约、欧盟东扩;鼓励拉美“西方化”并与西方结盟;抑制伊斯兰和华人国家军事力量的发展;延缓日本脱离西方而顺应中国;承认俄罗斯是东正教的核心国家和具有区域大国地位;保持西方技术和军事力量的优势;最重要的是认识到西方对其他文明事务的干预是造成全球冲突唯一最危险的因素	对 策	这场解构美国和反解构之战的结果如何,无疑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本土是否遭受恐怖主义袭击,以及美国是否不得不在海外与自己的敌人作战。如果外部威胁减退,解构主义者的运动就可能更来劲。如果美国持续不断地与外部敌人斗争,解构主义者的影响就会退落。必须通过民族主义保持和加强美国建国以来所独具的素质

从表 1 中不难看出,“文明冲突论”与“文化冲突论”表现出亨廷顿以美国为中心的两副面孔:一是“核心国家”的面孔,即认为西方文明在多文明的世界形势中,由于倡导西方文明的普世主义而面临着非西方文明的挑战,西方必须维护美国“核心国家”的领导地位和团结一致;二是“核心文化”的面孔,即认为美国文化在多族裔文化格局中,由于倡导多元文化主义而面临着“有色人种”自我认同的挑战,美国必须维护白人“核心文化”的中心地位和同化能力。

亨廷顿的“两论”无论是“放大”还是“缩小”,不仅有一脉相承的内在联系,而且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护美国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地位。“两论”的逻辑关系是:西方文明是独特的——独特性在于美国的核心国家地位——美国的核心国家地位是由美国的核心文化决定的——维护美国的核心文化不仅是保持美国在西方文明中核心国家地位的前提,而且也是维护西方文明独特性的先决条件。

这一逻辑关系虽然线索清晰，但是其论证却显示了反对西方普世主义、承认多文明的世界和否定美国多元文化主义、宣扬美国文化一元性的二律背反。也就是说，他在世界文明与美国文化这两个层面持完全相悖的观点：

其一，在多文明的世界中，西方文明虽然是唯一对其他文明发生影响的文明，但不是普世文明。在各种非西方文明开始伸张自己的特性时，西方文明面临着其他文明来自外部和源自内部的双重挑战，即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的理念和非西方国家的移民拒绝同化于西方文化。在这种形势下，如果西方人继续以普世文明的理念去干预其他文明的事务，就势必引起冲突。避免冲突的唯一办法是西方国家必须团结在美国周围，维护美国的核心领导地位。如果“摒弃美国信条和西方文明，就意味着我们所认识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终结。实际上这也意味着西方文明的终结。如果美国非西方化了，那么西方就缩小到只剩下欧洲和几个欧洲移民人口不多的国家。没有美国，西方便会成为世界人口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和衰落的部分，居住在欧亚大陆一端的一个小而无关紧要的半岛之上”<sup>①</sup>。因此，必须通过加强大西洋主义的政策，维护西方文明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观及西方文明的独特性。

其二，在多种族、多族裔的美国，虽然存在族裔亚文化的多样性，但是“核心文化”（主流文化）是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它孕育的“美国信念”是“定居者”创立、为世代移民所吸收的文化和价值观。但是，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和大行其道，使黑人、拉美裔、亚裔等群体的亚文化对“核心文化”和“盎格鲁至上”观念构成了挑战。“若出现多文化的美国，到时候就会出现多信念的美国，不同文化的群体会宣扬他们植根于自己特有文化的独特政治价值观和原则。”在普世主义和帝国主义都试图减少或消除美国与别国（指非西方文明国家）之间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差别的情势下，“民族性质的方案则是承认美国不同于别国社会，而保持自己的特性”。<sup>②</sup>因此，必须通过“民族的方式（national approach）”重振美国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sup>③</sup>

① [美] 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354页。

② [美] 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第282页、第304页。中译本中“民族性质的方案”在原作中为 national approach 和 nationalism。

③ 参见 Samuel P. Huntington,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Simon & Schuster Rockefeller Center, 2004, pp. 364 ~ 365。

亨廷顿用多样性的视野观察世界,认为文明是多样的,西方文明只是其中之一;他用同一性的眼光看待美国,认为美国文化是一元的,其他亚文化是附属的。前者是为了应对世界多样性文明对西方文明的挑战,通过反对普世主义—帝国主义而强化西方文明的独特性,显示了保守主义—孤立主义的收缩;后者是为了应对美国多族裔文化对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的挑战,通过批判多元文化主义—解构主义而强化美国“核心文化”的合法性,显示了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的张扬。在亨廷顿理论的核心概念中,“文明”与“文化”只不过是“放大”与“缩小”的关系,并无质的差别。但文明多样和文化单一的命题却导致其“两论”的自相矛盾和相互冲突。

## 二 重构“核心文化”的种族政治立场及向民族主义的回归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理论肌体,由此“脱胎”的“文化冲突论”不可避免地继承了这一“前定”的“基因”。如上所述,亨廷顿的“两论”在逻辑关系上虽然一脉相承、清晰可辨,但这只是他试图对复杂多变的世界和纷然杂陈的美国作出的一个简约的假设。为了对“两论”的逻辑关系作出合理论证,即如在“文明冲突论”中所做的一样,“他对历史、文化和哲学的大量描述,对世界各地无数事件细节的大量引用,使这个编排起来的模式变得非常有说服力而且具有权威性”。<sup>①</sup>他掩盖或“忘记”了许多相反的证据。在“文化冲突论”中,亨廷顿对美国“核心文化”及其所凝结的“美国信念”的论证和重构,不仅体现了同样的特点,而且为了自圆其说而作出许多标新立异、自相矛盾的解释,只是这些解释几乎都是向陈腐的种族政治立场和民族主义激情的回归。

亨廷顿“文化冲突论”的切入点是美国“核心文化”的奠基者。他认为:“美国这个社会是17~18世纪由来北美定居的人创立的,他们几乎全部来自不列颠群岛。他们的价值观、体制和文化为以后两三百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sup>②</sup>他使用“定居者(settlers)”这一概念<sup>③</sup>,一是为了改变传统的美

<sup>①</sup> [德] 哈拉尔德·米勒著, 郗红、那滨译:《文明的共存——对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 新华出版社, 2002年, 第14页。

<sup>②</sup> [美] 塞缪尔·亨廷顿著, 程克雄译:《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 第33页。

<sup>③</sup> 英文 settlers 的本意也是移民者、殖民者, 但 settle 作为动词则是安家、定居之意。亨廷顿用 settlers 是为了区别于 immigrants (移民), 目的是为了突出来自不列颠的新教徒所享有的建国地位。

国是“移民国家”的观念，认为“移民国家”之说只是“有道理的局部的真理，但并不是完全的真理”；二是要说明在“定居者”到来前，北美大陆不过是“一块空白的写字板。除了可以杀掉或向西驱赶的印第安部落以外，这里还没有社会”。<sup>①</sup>他指出这两点的目的是要提出一个新的命题，即美国不是一个移民国家，而是由早期“定居者”承载着“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在一个“没有社会”的“新大陆”创建的国家。然而，人们不会忘记他在“文明冲突论”中的说法：“美国从来就是一个移民的国家，并自认为如此，它在历史上曾发展了同化新移民的非常成功的手段。”<sup>②</sup>言外之意是，美国是一个有新、老移民之分的移民国家。因此，“定居者”概念的牵强附会，毕竟难以取代亨氏由来已久的“移民国家”的观念，以至于他在“文化冲突论”中仍不止一次习惯性地重复了“美国在历史上是一个移民社会”或移民国家的说法。<sup>③</sup>且不论其自相矛盾之处，亨廷顿以“定居者”概念否定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是他构建美国“文化冲突论”的立论基础，也是人们理解其新作的一把入门钥匙。

对移民的概念无需辨析，简单地说就是一部分人由于种种原因从其祖籍地迁移到另一个地区。17~18世纪欧洲的移民浪潮几乎波及全世界，其中包括乘坐“五月花号”到达北美洲的不列颠移民和更早的殖民者。这是一个事实，而非“局部”或“不完全”真理。就美洲大陆而言，西方殖民者的进入是为了占领，随后而至的绝大多数移民是为了定居。但是其移住和定居地并非荒蛮的无人区，在这些所谓的“新大陆”上生存着历史悠久的原住民(aborigines/indigenes peoples)。因此，对移居北美的欧洲人来说，他们面对的并非“没有社会”的“空白的写字板”，而是北美印第安人部落社会。政治社会学的观点认为：人类“整体社会的头一个形态是部落”<sup>④</sup>。而“社会实质上是一个将不同个体联结为一个社会群体的相互关系体系”，同时“没有哪个社会能够离开文化而存在”。<sup>⑤</sup>亨廷顿认为，文化要素中“最突出的

① [美] 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第35页。

② [美] 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222页。

③ 参见 [美] 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第154页、第237页。

④ [法] 莫里斯·迪韦热著，杨祖功、王大东译：《政治社会学——政治学要素》，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21页。

⑤ [英] 肯尼思·麦克利什主编，查常平等译：《人类思想的主要观点——形成世界的观念》下册，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1361页。

是语言和宗教”<sup>①</sup>。难道北美印第安人部落社会中没有语言和宗教吗？在欧洲殖民者到达北美之前，那里的印第安部落社会虽然处于狩猎游耕阶段，但是其部落社会的文化成就不仅集中体现为以美国俄亥俄州为中心分布的北美中、东部印第安古代霍普韦尔文化（Hopewell culture）<sup>②</sup>，而且还表现为虽然有限但却拯救了欧洲移民者生命的印第安人的农产品。因此，“定居者”所面对的并非“没有社会”的“自由土地”，而是已经定居于此数千年甚至上万年的具有独特文化的印第安人社会。

亨廷顿作为美国的资深政治学家，曾在其理论的奠基之作中说：“在简单的社会里，共同体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直接关系中：丈夫对妻子，兄弟对兄弟，邻居对邻居。义务和共同体是直接相联的，没有任何外来因素的插足。”<sup>③</sup> 他所说的“简单的社会”是指包括部落社会在内的传统社会（前国家社会），而并非“没有社会”。因此，欧洲移民与印第安人的相遇是移民者与定居者的相遇，是两个社会、两种文化的相遇，只是这种“外来因素的插足”的相遇遵循了“最优秀的土著文化在最劣等的西方文化冲击下陷于消亡”<sup>④</sup> 的殖民规律。亨廷顿并非不知晓这一人所共知的常识，关键在于他要为美国“核心文化”的创始者和他所希冀的“根深蒂固”的认同构建一个原初的“定居者”基础。为此，他甚至刻意强调所谓“与上帝立约”建立了“山颠之城”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白人的种族特征，把这个“新社会”描绘为“不列颠人共占 80%”，“98% 是新教徒”，黑人“不被视为美国社会成员”，<sup>⑤</sup> 而“把北美土著人当成纯粹的自然环境的一部分，如像对待森林和野兽一样，视之为‘进步’或‘文明’的障碍”<sup>⑥</sup>。正是出于这种观念，

① [美] 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第 11 页。

② 指北美印第安部落霍普韦尔人约在公元前 300 年建立的规模宏大的土台式墓冢文化，随葬品中包括铜质护心镜、华贵的头饰、雕刻细致的人像和富于装饰性的陶器等精美物品，体现了丧葬习俗中传统宗教仪式和象征物的特点，代表了北美印第安人文化悠久的历史。

③ [美] 塞缪尔·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沈宗美校：《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年，第 10 页。

④ [法] 埃德加·莫林、安娜·布里吉特·凯恩著，马胜利译：《地球 祖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年，第 79 页。

⑤ 参见 [美] 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第 39 页。

⑥ 张友伦、肖军、张聪：《美国社会的悖论——民主、平等与性别、种族歧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第 52 页。

亨廷顿在讨论“美国特性（American identity）”的篇章中，对种族、民族的论说旨在回顾美国历史上的种族主义观点，不仅绝无批判、谴责之意，反而表达了他对19世纪30年代“盎格鲁—美利坚人”的称谓在百多年之后“已经不能再这么说了”<sup>①</sup>的遗憾。可见，亨廷顿对美国“核心文化”原初基础的重构完全立足于种族主义的立场。

对美国“核心文化”——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的论证是亨廷顿笔墨的着力之处，也是其为美国文化“正名”的主体部分。亨廷顿认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是美国的“核心文化”，它继承了英格兰的政治和社会体制以及习俗，特别是英语和新教理念及其价值观。而这些在英国本土都已经逐渐消退了。正如亨廷顿在其早期著作中所强调的：“美国政治制度仅因为其古老这一点，也可以说是独特的了。”<sup>②</sup>这一观点在“两论”中重现，一是为了说明美国“核心文化”的独特性质，二是为了说明美国“核心国家”的领导地位，因为正是这种“核心文化”使美国而不是使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天主教徒建立的魁北克、墨西哥和巴西成为西方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亨廷顿对这一“核心文化”在建构美国特性中的决定性作用所做的评述既然立足于种族主义立场，就必然会为陈腐的“熔炉”理论辩护。他虽然承认多元文化主义者对这一“说服、诱导或强迫”的同化理论及其实践的批判“是对的”，但却坚持认为这一使各色移民“成为美国人”的历史过程“对他们有利，也对国家有利”，原因是“千百万移民及其子女在美国社会中得到了财富、力量和地位，正是因为他们让自己同化于占统治地位的美国文化”。<sup>③</sup>因此，鼓吹“熔炉”时代的同化论也成为亨氏新作的基本指向。

亨廷顿认为美国“核心文化”的“精髓”在于新教精神，而这种精神就是“持异议中的持异议”。这些“新教中的新教”信徒“留下的文化遗产经过修饰、改装和扩散，成了美国的精髓”。<sup>④</sup>而这些“精髓”集中体现为“美国信念（American creed）”，即笃信个人主义、平等、宗教信仰自由、言

---

① 参见 [美] 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第50页。

② [美] 塞缪尔·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沈宗美校：《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91页。

③ [美] 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第53页。

④ 同注③，第56页。



论自由的权利，以及反对等级制、实行民主、从道德出发改造社会、在美国国内和全世界争取和平与正义等。亨廷顿认为，这些由“核心文化”所决定的价值观念是历史上同化移民的力量源泉。因此，他用了很大的篇幅回顾和叙述了美国民族国家（nation-state）建构过程中的宗教力量、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仪式和象征物以及对移民进行“美国化”处理的同化过程。他将读者的视野引向了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美国社会，描绘了一个“造就了美利坚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以及美国人对自己国家的无保留的认同”<sup>①</sup>的美国社会历史场景。毫无疑问，这正是他所希望回归和再现的美国社会，因为对他所擅长的政治学研究来说，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该学科摆向保守的民族主义”，这种走向使当时的主流社会意识“毫不掩饰地歌颂盎格鲁血统的美国人的政治天才，而把其他的政体排在发展梯级上的较低位置”。<sup>②</sup>虽然亨廷顿对那个时代的再现似乎是一种“客观描述”，但是其“两论”的逻辑主旨是向美国保守的民族主义的回归。而这种保守的民族主义的基础只能是传统的种族主义，因为美国的“社会结构是由白人至上的种族政治构成的”<sup>③</sup>。对此，亨廷顿直言不讳：“种族观念和种族偏见现在是而且将继续是美国生活中的事实。”<sup>④</sup>正是由于这种根深蒂固的政治理念和现实，使亨廷顿的“两论”突出了当代种族民族主义（ethno-nationalism）所具有的共性特征，即“许多当代的民族主义和排外运动的领袖在他们的反移民言辞中摇摆于种族不平等的传统断言和关于文化区别或是文明冲突难免的新说法之间”。<sup>⑤</sup>亨廷顿的这种矛盾心理，导致他对世界和对美国采用“双重标准”：当他面对世界时，他反对西方的普世主义；当他面对美国时，则颂扬美国国内的“普世主义”。而美国国内的“普世主义”，就是盎格鲁—撒克逊的种族民族主义。

① [美] 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第101页。

② [美] 伊多·奥伦著，唐小松、王义桅译：《美国和美国的敌人：美国对手与美国政治学的形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23页。

③ [美] 贝尔·胡克斯著，晓征等译：《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页。

④ 同注①，第255页。

⑤ [法] 皮埃尔-安德列·塔吉耶夫著，高凌瀚译：《种族主义源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2页。